

## 图书在版编目 (CIP) 数据

遥远的北京/康燕宁著.—北京: 华文出版社, 2007.2

ISBN 978-7-5075-2122-1

I .遥… II .康… III.长篇小说—中国—当代 IV .

I247.5

中国版本图书馆 CIP 数据核字 (2007) 第 017451 号

华文出版社出版

(邮编 100055 北京市宣武区广安门外大街 305 号 8 区 5 号楼)

网址: <http://www.hwcbs.com.cn>

网络实名名称: 华文出版社

电子信箱: [hwcbs@263.com](mailto:hwcbs@263.com)

电话: 010-63370164 63370169

新华书店经销

印刷

开本 787mm×1092mm 1/16 字数 120 千字 印张 13.25

2007 年 3 月第 1 版 2007 年 3 月第 1 次印刷

印数: 0001—8000 册

\*

定价: 20.00 元

## 引子

### 1

东京的黄昏是美丽的，嫣红的太阳斜挂在天空，绿丛簇拥着栋栋摩天大楼，河水缓缓地流着，泛着粼粼的银光，淡淡的、珊瑚色的云在摩天大楼上悠悠飘逸。

东京的一栋高层公寓里，高桥惠子站在窗前痴痴的，一动不动。

“北京，你怎么会是那么遥远。”

夕阳，快落在地平线上，那是北京的方向。

“张宁，再见了。”高桥惠子凝望着嫣红的天空，心里喃喃地诉着、眼泪落了下来。

晚霞托起一抹彩云，彩云向天的尽头飘去。

泪，在惠子的脸颊上流淌，心似乎在碎，她双手捂着脸，再也忍耐不住，痛哭了起来。泪，带着微咸的泪水在惠子的心里浸渍，痛着。她无力地倚在窗下。

她美丽，带着清纯的目光，穿着鲜艳的连衣裙，更显得她的妩媚。微风抚着她秀丽的身影，长长的黑发散在她白皙的肩上。

一颗流星，向着西方划去，高桥惠子望着流星，露出一丝微笑，慢慢闭上眼睛……

夜幕降临了，东京进入了五彩的世界，高桥惠子无心欣赏那美丽而五光十色夜景，只是倚着窗望着天空。

“惠子！快来！”

流星飞到了窗前，张宁把手伸了过来。朦胧中，高桥惠子看清了，呵，是张宁坐在流星上。高桥惠子用力一跳，向夜空飞去。月光，映着高桥惠子美丽的脸庞；微风，把高桥惠子的长发托起，高桥惠子笑着，我是中国神话中的嫦娥吗。

高桥惠子张开双臂，紧紧地拉住张宁伸过来的手，坐到流星上。他们紧紧相拥，两人的泪水糅合在了一起。流星载着他们，在东京的夜空里翱翔着，这是美丽的灯的海洋，一座座高耸的大楼在绚丽的灯的世界里矗立着。好美啊，他们尽情地欣赏着。

高桥惠子依偎在张宁的怀里，她感到幸福，再没有心里的痛。张宁紧紧地搂着高桥惠子。“我们去哪里？”高桥惠子问。“去我们相爱的地方。”张宁轻声地答。流星载着两颗年轻的心，飞向西方，追赶太阳，向着北京的方向。

他们消失在东京的夜空了，他们幸福相拥，他们飞翔，他们追寻着生命的天堂……

“惠子，我的孩子，不要老在窗口，会着凉的。”

高桥惠子猛地被惊醒了，呵，刚才是梦。这梦是那么甜，可是却短暂。

妈妈的声音轻柔，妈妈的手温暖，高桥惠子眼泪不断落下。她扑在妈妈怀里抽泣：“妈妈，虽然张宁是中国人，但是我爱他。”

“惠子，我的孩子，你的心妈妈懂，你要坚强起来，你会幸福的。”妈妈抚摸着女儿肩膀。

“妈妈，我离开中国的航空公司已经很长时间了，我想念北京，我还能去北京吗？”

“我的孩子，这就看机遇了，我想应该是的。”妈妈紧紧抱着高桥惠子，一起望着西方，望着遥远的北京……

漆黑的夜晚，雨不停地下着，风刮的树枝不断地摇摆。河北省正定古城的城墙在风雨的淋刷下，显得那么凄凉。就在这里的白天，刚刚经历了一场血腥的屠杀。

黑夜中，一个年轻的女子在正定的城门外，她寻找着，她已浑身湿漉漉的，却全然不顾。她终于找到了那个年轻男子，那个男子躺在泥水里，身上盖着一块苇席，胸口的血已和雨水相混，身体已有些僵硬。年轻女人扑了过去，紧紧地抱着那个男子，把脸贴在他的脸上，任凭雨水冲刷着他们，久久地一动不动。过了好一会，年轻女人猛然抬起头来，她四处张望着，发现不远处有一小坑，她把那个男子抱到了坑内，用手挖着泥土掩埋起来。手指出血了，她仍不停地挖着泥土……终于，她垒了一个小小的坟头，用尽全力抱来一块大石头压在上面。

风夹着雨，雨更大了，天更黑了，她望着古老的城墙，呆呆地坐在坟的旁边，她已浑身无力，“啊”的一声，倒在了泥水里……

华北的太行山，层峦叠嶂，山势千姿百态、形神各异，显示出了它的巍峨与壮丽。靠着华北平原的太行山麓，秋色把山装饰得到处金黄。一个小小的山村，掩映在金黄之中。

太阳升起来了，金色的阳光照着金黄的山，更增添了山的魅力和威武。那山村的村口，一个年轻的女子站在村口的土路上。她二十岁出头，怀抱着一个刚满周岁的孩子。

她清秀的脸上似乎带着悲情，黄黄的秋叶飘飘地披着她的土布衣服和头发，风吹过来，接而飘落地下。她似乎没有感觉，久久站着，任凭风吹着她的头发，吹着她瘦弱的身体。她呆呆地站着，迎着升起的太阳，凝望着东方，凝望着东方的华北平原……

东方的华北平原，那里有个古城——正定。那是她的家乡，她心爱的丈夫已被掩埋在了那里，那是个流着泪和血的地方。

北京，天安门广场，国庆五十五周年快到了，广场北面中央，国旗在微风的吹拂中飒飒地飘，人民英雄纪念碑高高耸立，人民大会堂和国家博物馆遥相呼应。广场已被美丽的花坛装点起来，雄伟中带着壮丽，带着祥和，带着绿的生机。各色造型的花坛上，鲜花娇艳，绿草盈盈。广场上人流不断，他们赏花、眺望天安门城楼、拍照留念、国旗下散步……

欢乐人群中，一个年轻男子，身背双肩包，带着一股英气。他在人民英雄纪念碑周围徘徊着，他仰望着“人民英雄永垂不朽”几个镏金大字。当他转到纪念碑西侧面抗日战争浮雕下面时，又久久地站立，他的周围是欢声笑语。他望着浮雕，心里翻起了涟漪。战争的硝烟已经过去快六十年了，在历史的长河中，八年，似乎只是只是一个翻卷了一下的小小浪花，但这个浪花，将记住反抗侵略的永恒；这个浪花，却带着三千万死难尸骨的魂魄。如今，蓝天白云好像已经覆盖了历史的凝重，天还是那个天，地还是那个地，历史终究要前进的。往日，为了中华民族生死存亡而牺牲的先烈们，他们的英名早已经铭刻在人民英雄的那块丰碑上了……

他叫张宁，二十六岁，一位年轻的有才气的作家。他应日本友人的邀请，要出国到东京去采访，临去机场前，到了天安门。他在创作一本描写抗日英烈的书，作品只是一个开头，但好像又看到那几十年前，看到那个战火纷飞的年代……现在人们的生活是那么幸福，那么安详。

血脉上的延承，是无法轻易割断的，张宁的爷爷也是这千千万万的爱国牺牲者中的一员。因为是先烈的后代，张宁的心中有比别人更深的责任感。是历史的责任，也是现代的责任。虽然他不是历史的见证者，但是见证历史的人们留给他的是一个永不会忘记的历史。他要写一部小说，写家乡的抗战历史，写自己的爷爷和奶奶，他的爷爷就是二十六岁时为国捐躯的。他要告诉当今的同辈人，我们不能忘记，我们应该从先辈的身上学到什么，我们应该为了祖国更美好的明天做些什么。

突然，他的手机响了，传来一个女孩声音：

“哥啊，你在哪呢？”

“我在天安门。”

“离飞机起飞还差三个多小时了呀，你快点吧！”

“知道了。”

他关掉手机，望了一眼人民大会堂上方的国徽，离开了广场。

## 二

开往机场的大巴汽车在通往机场的道路上奔驰，两旁的高楼和绿树不断向后退去，街道两旁到处摆着鲜花，这鲜花在迎接国庆，这鲜花在向人们展示着收获。这时，张宁看到一个老奶奶，领着一个戴红领巾的小姑娘，老奶奶便道上走着，小姑娘欢快地蹦跳着，老奶奶幸福地笑着。张宁望着，望着，想起了自己的奶奶，想起了奶奶临终前的一刻。

去年，他奶奶病重，他从北京赶到老家正定。奶奶看见孙子来了，精神似乎振作了起来，她拉着张宁的手：“孩子，你长大了，你一定要写写爷爷的故事，你爷爷是个烈士。我们家所有的人都是共产党。你爷爷当时入党的时候，我还不想让他入呢，要知道多少共产党人被害了呀！那年，一个1928年入党的老党员找你爷爷，就在今天咱们这样的炕头上，他们秘密地说些什么，我就知道你爷爷他加入了共产党。咳，那就是你爷爷，国民党的军队被日本人打得到处乱跑，你爷爷他们那么几个人能把日本人赶跑吗？”是的，奶奶每次说起爷爷，表面上又心酸又埋怨，但她内心是骄傲的，为自己嫁了一个这样的丈夫而自豪。

奶奶的话，让张宁思索着，他下定决心要写关于爷爷的书。他是青年人，不失时尚潮流；他是作家，需要沉稳凝重，这是他必须修炼的素质。当然，今天的故事已经不只是为了写写爷爷的故事了，更大的是一种责任，一种不能忘记历史的责任。

一次，张宁曾经看到一个日本留学生对一个中国出租车司机漫骂，眼睛里流露出对中国人的那种鄙视，这让他久久难忘。虽然历史的车轮已经向前迈进了许多，但还有些日本人对中国人蔑视鄙夷的心理仍然没有改变。如果我们自己不自强，历史的悲剧说不定将重演。所以，张宁要决心写关于爷爷，关于正定地区抗日战争时期的英雄故事。这也是他应一个日本朋友的邀请到东京去采访的缘由，那个日本朋友愿意给他提供一些抗日战争时期的材料。张宁又想到了自己的家乡。

正定在河北省西部，那里战国时属赵国，汉朝属冀州。自古燕赵多慷慨悲歌之士，三国时期的名将赵云就是正定人。正定是一座古城，历来是兵家必争之地。它历史悠久，地处要冲，早在春秋时代，鲜虞国就在此定都。自西晋以来，一直都是郡、州、路、府的治所，历史上有“燕南古郡、京师屏障”之称。

1937年7月7日，卢沟桥的炮声震撼了中国的大地，此后，日本帝国主义的铁蹄在华北平原的大地上肆虐。在中国的抗日战争最艰苦的年代里，正定出了一位可歌可泣的英雄，他就是正定地委书记张志强。1937年10月8日，正定城被日本侵略军占领，张志强按照上级决定带领正定地区的共产党组织和游击队开展了对日本法西斯的斗争。1940年6月，他牺牲了，牺牲时年仅二十六岁。

张宁的奶奶讲，爷爷牺牲时，自己也就二十二岁，身边还带着两个孩子。爷爷牺牲的当天夜里，天下着大雨，她一人摸着黑到城墙边上，找到爷爷的尸体，埋在附近，上面压了一块石头。后来党组织把奶奶转移到根据地，那里是太行山脚的一个山村。那时奶奶悲痛极了，每天都要抱着未满周岁的爸爸在山村的村口许久地看着东方，她以这种独有的方式祭奠着爷爷。日本投降后，奶奶再次来到掩埋爷爷的地方，那块石头已经没有了……

汽车“嘎”的一声停住了，张宁的思绪被拉回了现实之中，机场到了。

首都机场，进出港的人流不断，一个靓丽苗条的女孩站立在候机楼前，她娇艳大方，带着青春的活泼。她四处张望着，她看见了张宁走下汽车，急忙跑了过来：

“张宁！哥啊，我在这呢！”

“张瑛！来了。登机还来得及吗？”

“还行，快！”

……

### 三

飞机起飞了，这是北京飞往东京的国际航班。张宁透过舷窗望着蓝天白云，他望着望着，不知不觉，眼光又从外面收了回来。

机舱内灯光柔和，座椅舒适。张宁想着这次去日本的事，这是应日中友协东京分会的邀请去采访，那是为了写爷爷，写故乡人民在抗日战争中的故事。他思考着书的写作提纲，回想着乡亲们讲述的可歌可泣的英雄故事，渐渐的，一幅壮烈画面又在他的脑中出现了……

1940年6月的一天，张志强和其他地委领导正在一个村里开会，由于叛徒的出卖，日本鬼子突然包围了村子，张志强等共产党员被捕了。在狱中，张志强为了保护党组织和八路军受尽了酷刑，宁死不屈。日本鬼子丧心病狂，用尽各种骇人听闻的酷刑折磨张志强，日本鬼子以为折磨人的肉体，就可以遂愿得到想要的东西。他们没有正义的良知，当然不懂得正义的力量。就是这种力量，让我们许多被捕的革命者，可以用意志、用信念来忍受痛苦，蔑视死亡。当然他们珍惜生命，正因为他们对生命、对生活、对明天充满了爱，充满了向往。日本鬼子无法从张志强的嘴里撬出一个字，就拿出最后的手段——杀害张志强，并让百姓观看，以示威吓。

1940年6月18日，那一天，天空阴沉，下着雨。雨丝绵绵密密地飘零着，初夏季节却带上了深秋的凉意。也许上天已经预见了惨案的发生，为这块灾难深重的土地，抛洒下同情的泪水。

古城墙上站满了日本侵略军士兵，墙头上飘着日军的太阳旗。一条泥泞的土路上，一列日本兵押着六个共产党员。他们每人都被铁链绑着，脸上、身上到处是斑斑的伤痕，面色憔悴，但眼中的光芒仍在。其中还有一个女性，年龄约十六七岁。最前面的是河北正定地委书记张志强。他虽然被折磨得脚步蹒跚，但用尽最后的力量对日本鬼子喊道：“我们是正义的！你们是非正义的！虽然我们被押赴了刑场，但最终你们要被中国人民审判的，要被押上断头台的！”张志强丝毫不屈服地咬紧牙关，他要让日本鬼子示众威吓的诡计不能得逞，他要让民众看到力量。

道路两旁站满了群众，荷枪实弹的鬼子兵把群众拦在路边，当看到他们亲爱的张书记出现在视线里，人群向前涌动。有人默默念着，张书记……这就是一股集结在四处的暗流，也许当时还很微弱，但这力量正在生生不息的壮大着，这是可怕的暗流，它势必会掀起惊涛骇浪，把压迫击得粉碎。

张志强用力挥动着被绑在双腕上的铁链，激昂地对路边的群众说：“俺叫张志强，是白淀人，中国共产党党员，今天拜托父老乡亲给俺家捎个信，等到中国解放的那天替俺放鞭炮。打倒日本帝国主义！中国共产党万岁！”他一路高呼着。

日军联队长小野大佐手按军刀站在一个高土坡上。虎视眈眈地观看着自己导演的一幕，想让张志强这个死对头狼狈万状地在人群中游行而过，他带着猫戏老鼠的愉快心情，在边上观赏着。他的身边是荷枪实弹的侵华日军。

看到张志强至死坚强不屈，还在鼓动宣传群众，小野不禁慌了神，让手下的士兵赶紧把张志强等人连推带搡地赶了过来。

张志强等人被日军推到了高坡边。

小野握着日本军刀走到张志强的面前，他得意地看着张志强，用生硬的汉语说：“张书记，你还是不想交出那些共产党八路吗？”

张志强轻蔑地看着小野，呸了一口，从牙缝中挤出两个字来：“休想！”

小野装作不介意的一笑：“我知道人都是怕死的，你难道不怕？”

张志强头一扬，索性不看他：“怕死不当共产党！”

小野点点头：“好！共产党给了你什么好处？”

张志强临危不惧：“就是为了把你等日本强盗赶出中华大地，建立新中国！”

小野仍不死心，继续诱哄着：“看不到新中国，那你岂不是很遗憾？”

张志强语重泰山：“为了民族解放，我等死而无憾！”

小野恼羞成怒：“好，我要你看着他们是如何死去的。”说话间，他挥起军刀向另一个共产党员的头砍去。顿时，喷涌的鲜血飞溅。

小野随后把滴血的军刀架到张志强的脖子上：“张书记？”

张志强看到牺牲的同志，双眼发红，用力向小野撞去：“畜生，你有种来杀我。”

小野不防备，被张志强撞翻在地，他怎么也没有想到，张志强此刻还这样英勇。

几个日本人向张志强冲去，小野踉跄着起身，然后把手一挥，恶狠狠地说：“我要看看你们共产党能坚强到什么程度。”他命令日本兵把张志强绑在一棵树上。

小野挥起军刀又刺向另外一个共产党员，并下令杀害了另外两人。顷刻间，地上就被鲜血染红。

面对身首异处的同志们，那个年轻的女共产党员厉声斥责日军的暴行。

小野令几个日本兵当众撕碎了她的衣服，轮番凌辱，并把被折磨的奄奄一息的年轻姑娘头颅砍断了。

这是些禽兽，他们不是人。

有个年轻的日本士兵叫高桥秀夫，他手拿照相机照相，他看到这情景手不由得颤抖起来，相机掉在了地上。这时小野对这个日本兵吼道：“高桥君，你胆怯了吗！胆小鬼不是帝国军人！”高桥连忙捡起相机，镜头对准了张志强。

张志强怒眼爆睁，眼中几乎要喷出血来。他只为自己无法把同志们救出魔掌而痛苦，为同志们的牺牲而难过。

小野到了张志强的面前，还未说话，张志强一腔鲜血涌出，向他的脸上喷去。小野气急败坏，拔出枪来，向张志强射击……

天空中长久酝酿的雨意终于汇成一股大雨，倾泻而来，日本军的太阳旗被雨水冲得再也不能飘扬了，正定大桥下浮沱河的水，怒涨起来，水流湍急，不时卷起朵朵浪花，在翻滚激荡着……

正定城的古城墙在雨中记录着这一刻。

城墙上的松柏树在风中哽咽着……

飞机晃动了一下，可能是遇到了强气流，张宁坐直了身子，他的目光从脑海中记忆画面中转移到了窗外彩色的蓝天白云之间……

#### 四

东京机场，一架银色的飞机腾空而起，这是中国国际航空公司飞往北京的CC979航班。

张宁透过舷窗看了两眼蓝天白云，他无心观赏天空的景色，从衣服口袋里拿出一张照片。那是一张发黄的老照片，照片上记录的是一个人在抗日战争期间被害时的场景。他是位抗日志士，他就义前被人拍下了这悲壮场面。

从照片上能够看到一个古城的城墙，还能看到烈士身后不远处的小土庙。只是城墙上的字迹已经模糊不清了。他不知道这张照片是在哪里拍摄的，这是历史的遗物。这张照片就是他此次去日本的收获，一个意外的收获。

张宁小心翼翼地收好照片，环视着机舱。

机舱甬道里，中国航空公司的几名空姐正在忙碌着，为乘客供应着食品饮料，解答乘客的疑难困惑。她们个个面带微笑，亲切热情，耐心周到，一片繁忙而又有序的景象。在张宁座位不远的后边坐着八个年轻的日本姑娘。

张宁还想着自己心事，对一下子出现他眼前这么多年轻漂亮、被世界公认的温柔岛国女子，没有表现出太多兴趣，只淡淡地扫了一眼。

这几位女孩子正当青春妙龄，年轻的脸上带着羞涩，但一点儿也掩饰不住内心兴奋激动的心情，闪着生气勃勃的光芒。

八位女孩子很显然是刚毕业的大学生，脸上的稚气未消，没有走入社会后的青年知识女性的张扬。她们腼腆、端庄地坐着，双腿紧紧并拢，双手安静地放在大腿上，表现了日本女子很好的礼仪教养。

其中，有一位相貌很出众的女孩，她肌肤白皙莹润，脸庞清雅脱俗，笑容恬然安静。这是一个见过后就令人无法忘怀的面容。尤其那微笑，是发自内心的，像早春二月里的阳光，暖融融的。

张宁对着这张脸多停留了两三秒，现在那双美丽的大眼睛正亮晶晶地注视着别处。从她的眼神看去，她是那么的柔婉、温顺、静若春花。他们两人的目光相遇了，一个是带有深邃的炯炯的明亮，一个是带着含情脉脉的温柔。女孩望见张宁在注意地看她，她微低下了头。张宁心中暗暗叹了口气，可惜，她是日本女孩。

在八位日本姑娘前面，一个电视台女主持人正在采访她们及一个中国的中年男子。那中年男子像中国航空公司负责带队的领导。女主持人先将话筒伸向中方的领导，笑盈盈地问道：“请问您，这次中国国际航空公司招收日本籍空姐的意义何在？”

领导对着话筒答道：“我们国航这次采用的是国际上一些航空公司的通行做法，也就是在国际航线上聘用相应国家的外籍空乘。这是我公司首次在日本招收的八名日本籍空中女乘务员。此举是为了提高日本航线的服务水平，使乘客有宾至如归的感觉，吸引日本乘客乘坐我们航空公司的班机。”

女主持人在得到满意答复后，又接着问道：“那您能将这八名日籍空姐的情况向观众介绍一下吗？”

领导答道：“可以。”

镜头转向八名美丽的日本姑娘。

张宁扭过头来，听着领导的介绍，她们依次是：高桥惠子、金谷仓、田村加代……张宁心里说，原来她叫高桥惠子，这么巧，她也姓高桥？

他们两人的目光又相遇了，相遇只是瞬间，他们目光一闪都望向了别处。

几名日本女孩很有礼貌地向拍摄她们的镜头微笑着，并在被介绍到时欠身施一个标准的日本礼。

接着，镜头又转向了领导，他补充说：“这次招收的日本籍空乘人员都是外国语学院毕业的大学生，她们具有相当的汉语和英语水平，是在一百多名报名者当中经过四次选拔后入

选的。可以说她们是过五关斩六将，才得到这个岗位的，对空乘人员的严格要求也就是对乘客的负责。”

不多久，北京首都机场的跑道上，中国国航的 CC979 航班已缓缓降落。

张宁的耳边仍然回荡着被采访领导的声音：“中国国际航空公司每周飞往日本的航班有几十架次，这八名日本空姐经过系统培训以后将持证上岗，在北京至东京、大阪、福岡、名古屋、仙台等，共六条航线的航班上服务，主要的服务对象是日本人……”

飞机停稳以后，旅客们都怀着急切的心情取下行李，收拾好随身物品，准备下机。

张宁不经意地向那几个日本大学生扫了一眼。那个始终带着微笑的、美丽的高桥惠子，这时正转过脸来，看到张宁投来的目光，她微笑着，礼节性地向张宁略微欠了一下头，但脸上已带了红晕。

张宁默然地避开她的眼光，低下头来，然后站起身，收拾自己的行李……

张宁随着人群缓缓移动着，涌向机场的候机楼大厅。

大厅出口处，站着许多焦急等待的接客者。有的手里拿着牌子，上面写着名字，在人丛中伸长脖子，眼睛来回扫视着。有些人则踱着步子，一遍一遍转着圈。更心急的已经掏出手机，开始在电波中迎接亲朋好友。只有值班的警卫人员笔直地站在值勤点上，一动不动的，好像连面部的表情也没有变化，也许见的多了，对这种场面麻木了。安检人员已经做好了准备，等待着旅客的到来。

CC979 航班的旅客在耐心地等待烦琐的检查程序完成后，鱼贯地走出大厅，向四面八方分散而去。

最后，八名日本女大学生从大厅中走出来。外面已经等待了许多前来采访的电视台记者。见到她们的出现，纷纷举起了照相机和摄影机，一时镁光灯乱闪，晃得人眼睛都睁不开。八名女孩只是脸带微笑，静静地走着，不时向大家点头致意。

在飞机上采访的女主持人这时来到八名日本女孩面前。大家很有礼貌地站定。

女主持人拿着话筒，伸向高桥惠子的前面：“惠子小姐，听说你这次来北京以前就已经到过北京了，你能谈谈自己的情况和对北京的印象吗？”

高桥惠子讲着一口相当不错的汉语，微笑着回答：“我很喜欢北京，北京有浓厚的文化气息和厚重的历史底蕴。我曾经在北京的外语学院进修过一年汉语。”

女主持人说道：“你的汉语很好，说得很标准。能谈谈来北京后，你最想做的事情是什么吗？”

高桥惠子微微一笑，回答道：“愿为中国的航空事业贡献一份力量。”

在她身后，田村加代和金谷仓向着镜头热情的挥手。

张宁的身影也映射到镜头里，他正低着头，左手插在风衣口袋里，右手拖着行李箱，匆匆从采访者身边经过。

张宁走出候机楼，天色已经黄昏。天边一抹云霞闪着这一天最后的光亮。北京郊区的天空给人以高远的感觉。

张宁的妹妹张瑛站在汽车门边，发现哥哥已远远走来，他低着头自顾自地走着，好像没有发现任何人似的。张瑛一边招手，一边喊他：“哥，在这边。”

听到喊叫，张宁看到了妹妹。在那么大的北京城，只有他和妹妹两个人相依为命，父母不在京城，所以两人感情很好。

张宁拽着行李箱，躲过一辆驶来的汽车，穿过行车道，向这边走来。

张瑛没等哥哥走近，就迫不及待地跑上前来，一把抱住张宁的胳膊，看着哥哥傻笑起来。

张宁疼爱地看着妹妹，笑了笑：“还像小时候一样，离不开我，你什么时候才能长大啊？”

张瑛娇嗔地说：“谁说我还没长大？你远道回来，当然要热情接待啊，省得让你觉得我这个妹妹没有人情味。”

张宁转过话题说：“在这儿等久了吧？飞机晚点了。”

张宁的话提醒了张瑛，她拽了一下张宁的衣服，伸手一指车内的人：“哥，差点忘了，我给你介绍一下。”

待在车里的是一位小伙子，在旁边看着小别重逢的兄妹俩高兴地说着话，也不便出来打扰。

这时，小伙子听张瑛介绍自己赶紧机灵地钻出车来，亲热地喊道：“张哥！你好！”

张宁冲小伙子点点头，一个帅帅的男人，他接着又仔细打量了小伙子一遍。小伙子被张宁打量的有点心里发怵，不知自己哪儿不对劲，还是衣服没穿好，浑身有些不自在。

张瑛看着哥哥的表情，不知她这个作家哥哥现在又在转什么古怪的念头，怕小伙子尴尬，于是赶紧打圆场：“哥，你干吗那么看人家？他叫黎卫明，是同我们一个航班的保安员。我曾经跟你说过的。”

张宁感觉到自己的失态，于是故作小声地对妹妹说：“你朋友长得比我帅多了，哥有点嫉妒嘛。”

黎卫明听到张宁轻松的话语，自己刚才的紧张也立刻消散了，只是微笑着看着张哥。

张宁对他伸出手来，客气地说：“小黎，你好。谢谢你来机场接我。”

黎卫明伸出右手跟张宁握了一下，很爽快地说：“这点儿事儿，应该的，还跟我客气什么？你是张瑛的哥哥，也就是我哥嘛。”黎卫明说着话，接过张宁的行李，打开汽车的后备厢，把行李放了进去。

## 五

汽车发动了，黎卫明坐在驾驶座上熟练地操纵着。

张宁和妹妹并排坐在汽车的后座位上。张宁默默注视着黎卫明开车的动作，若有所思。

张瑛也感觉到今天哥哥有点奇怪，也不知是因为旅途劳顿还是在日本受了什么刺激，总不会是黎卫明吧？他俩刚刚见面，不可能有什么成见吧。

张瑛看看哥哥对着黎卫明发呆的眼神，也顺着哥的眼神瞅过去，但没看出黎卫明有什么异样，于是调皮地把手在张宁眼前挥了挥，说道：“哥，你发什么呆啊？怎么样？这次去日本有什么收获？”

张宁定了定神，说：“收获可不小，我可能找到当年杀害咱爷爷的真凶了。”

“真的吗？怪不得你看人的眼光怪怪的，不会你把黎卫明当犯人看待了吧？”张瑛说完“扑哧”一声，自己先笑了。她接着又一想，这是爷爷被害的严肃事情，自己这样随便开玩笑很不妥，可一时又找不到什么话来更正。

正在为难之际，黎卫明说了一声：“张哥，咱们待会儿先吃饭去吧。”张瑛才暗暗舒了一口气。黎卫明一踩油门，汽车像飞一样向高速路驶去。

汽车奔驰在机场到城区的高速路上，黎卫明把车开得飞快，一辆辆车被甩到了后面。公路两边的景物更是飞速的从车窗旁掠过，向身后快速地倒退着。

看着开车很疯的黎卫明，张宁忍不住提醒道：“小黎，小心点儿，别超速了，一路上都有摄像头，被拍下来，又得交罚款又得扣分。”

黎卫明爽朗地笑着，说：“没事儿，张哥，您就放心吧！”

张瑛插嘴道：“你还是慢点儿吧，我哥就被罚过，整二百呢！对了，扣了几分来着，哥？”

张宁说道：“这都好说，主要是出点儿事儿，就不好了。再说，扣分了，还得去学习，太麻烦。”

黎卫明听着兄妹俩的话，也没太犟，只说了声：“张哥说得对！我听您的。”脚下一动作，车速慢了下来。

张宁无心地看着窗外的风景，一路上那些直挺挺的白杨林，那些人工修建的草坪，直直地撞入张宁眼帘，但他却没有把这些投射在脑海里。汽车上，张宁从手提包里取出一本相册，从相册里面抽出一个特别的夹子，打开夹子，里面是他在飞机上思索和端详过的那张照片，他指着照片对妹妹说：“你看。”

张瑛倾过身来，把头向照片凑过去。

这是一张黑白照片，很有些年代。照片上有些地方散布着细小的折纹，黑白的底色有些泛黄，一角处有块脱落的地方，露着底纸，原先雪白的底纸也发暗了。但能看得出，这张照片被后人精心地保存着，压得很平展，没有发霉污损的痕迹。

张瑛从哥哥手中小心翼翼地接过照片，仔细端详着。

张宁在一旁介绍说：“这是日中友协东京分会的朋友从一个叫高桥四郎的日本人那里转给我的。高桥四郎的父亲原来是侵华日军的士兵，曾参加了那次屠杀。”

张瑛几乎没有听到哥哥的话，她被照片上的景象震惊住了。

那是历史真真实实的再现，这是铁的事实，是无可辩驳的历史见证，见证了当年侵华日军的暴行。

照片上可以清楚地看到几位倒在地上的中国人的尸体，他们穿着破破烂烂的粗布衣服，两臂被五花大绑反捆在身后，身首异处。地上流淌着浓污污的鲜血，在黑白照片上显现不出血液刺目的红色，但那暗黑色的液体，好像和那片凝重的焦土融为一体，更让人触目惊心！不远处，隐隐约约能看清一个半裸的女人正在被几名如禽兽般的日本兵摧残。背景是一座古城墙，周围有些野生的树木，郁郁葱葱。城墙的门楼上两个模糊的字迹，大概是这座古城的名字，可惜照片太遥远了，摄影的角度也不在这，只是偶然拍进去的，一点儿也辨认不出

是哪两个汉字。

张瑛被历史上曾经出现过的令人悲愤一幕深深触动了。

车上，谁也没有说话。汽车在飞驰着……

张瑛是个纯真的姑娘，看过南京大屠杀的影片，对那段沾满血泪的历史也是耳熟能详，知道许多关于日本侵略者令人发指的罪行。而今天，也还经常从新闻中看到日军遗留的毒气弹给我国人民造成的人身伤害。

张瑛还记得当年学校里组织看电影，影片中庞大的杀人场面，震撼着幼年的张瑛和那些同样年龄的有着同样纯真心灵的同学们。仅仅短短一个月的功夫，南京城就被屠杀三十万！街道上、房屋里、江面上，到处是死尸，血水染红了江水，土地，还有日本侵略者的眼睛。他们已经杀红了眼，见男人就杀，见女人就奸，下至几岁的女娃娃，上至白发苍苍的太婆，都不放过。

这是一个活生生的人间地狱。恐怕连魔鬼见了也要惊叹！

电影看完了，张瑛和同学们悲愤得欲哭无泪，年幼的心中腾起了愤怒的火焰，这是我们祖辈亲身经历的往事啊！不是考古学家从化石中、故纸堆中研究出来的历史！

张瑛在国航航班上工作，接触的日本人不少，当然大部分日本人还是很有教养、很有素质，同时具有一颗善良的心。张瑛也就慢慢对少年时代的教育淡忘了。那毕竟是电影，是课本。张瑛很喜欢日本的产品，尤其是日本的化妆品，它们质量上乘，很适合同是亚洲肤质的中国妇女。

然而，今天看到这张年代陈旧的老照片，这是自己爷爷牺牲时的场面。张瑛不禁勾起尘封多年的往事，那一个个片断像闪电般划过张瑛的脑海，令张瑛有种既陌生又熟悉的感觉。张瑛从回忆中醒过神来，抬眼看了看哥哥。

张宁知道妹妹在想什么，这种震撼是每个有血性的中国人都应该有的，更何况是自己的亲妹妹。

张宁沉痛地说：“我去过爷爷牺牲的地方，那地方现在都盖了高楼，只有这个城墙的牌楼还保留着，但是这个城门的字迹不是很清楚。”

张瑛又低下头仔细辨认，照片上城门门楣上的两个字已非常模糊，她抬眼问哥哥：“会是‘正定’这两个字吗？那个年代被害的共产党员很多，老城也建的很相似，你能肯定照片上的就是咱们老家的城门吗？”

张宁伸手从妹妹手中接过照片，沉思了一会儿，说道：“我想过几天再去正定。”

张瑛对这件事儿也很关心，立刻说：“我要和你一起去。”

张宁把照片重新放回夹子里，问道：“你不飞航班了？”

张瑛嘻嘻一笑：“这个月暂时不飞了，领导安排我参加培训日本籍空姐，所以时间比较充裕。”

张宁看了一眼妹妹，问：“和我同机回来的有八个日本女人，是国航招聘的日本空姐，会不会是她们啊？”

张瑛皱了一下眉头，又笑了：“哥，你不要那么排斥日本人嘛。说话也不客气，什么日本女人，你就不能说的好听一点儿？”

张宁无奈地说：“那叫日本女孩，总行了吧？我的大小姐！”

张瑛还是有点儿不依不饶：“哥，现在都什么时代了，看你还摆出一副苦大仇深的样子！人家那几个日本女孩又没惹你。再说，虽然历史上两国有敌对，中日人民友好仍是中日关系的主题，日本政府当局和有的人对我们抱有敌意的并不是主流，你又何必跟大家过不去？更何况日本民众多数还是不错的嘛！”

张宁不为妹妹的话所动，说：“现在是现在，历史是历史。只有不忘历史，才能更好面对明天。”

张瑛娇嗔道：“忘了又怎么样？又没有遗忘罪。谁会忘啊，但我们也不能活在历史中啊，你累不累？”

张宁沉默不语，妹妹的话也不是完全没有道理，唉，现实社会啊，你能奈它何？

一时车厢里的人无话可说，各人静静想着心事，汽车就像时间中的一颗微粒，不停地奔驰着。

不久，闪着红绿各色灯光的北京城近在眼前，车驶进了灯的海洋……

## 六

航空公司航空飞行培训中心，一间窗明几净的教室里，那八名日本籍空姐正在接受培训。

教员用英语授课。八名日本女孩一个个睁大眼睛，盯着教员，认真地听讲，不时埋头在笔记本上沙沙地记录着。

教室后排座位上，张瑛正静静地坐在那里跟课。公司派她全权负责几名初来乍到的日本女孩的日常生活。

现在，张瑛就坐在那里翻看有关这几名日本空姐的概况材料，以便熟悉她们的脾性和气质。张瑛缓缓翻着，一个个读着，当她翻到高桥惠子的材料时，不禁停了下来。

材料里附着一张高桥惠子的个人生活照。穿着一身素淡的和服，粉底上细碎的白色樱花，长发挽成一个唐髻，插着枚翠绿的玉石簪子，不施粉黛的脸上露出一抹温馨的笑容，站在木结构的屋檐下。

照片下面是高桥惠子用日语写下的座右铭：

当你微笑的时候，全世界都在微笑；

当你哭泣的时候，却只有你一个人。

张瑛不禁抬头向高桥惠子看去，惠子正两眼紧盯着教员，全神贯注地听讲。

教员说着一口标准流利的美式英语，正在讲授重要的内容：“这节课我们讲到了应急演练，Emergency drill，那么请问大家，什么是应急演练？”教员说到这儿，停下来，看着八个日本学生。

没有人吭声，教员指了一下坐在前排一直认真听讲的高桥惠子，说：“请你来回答。”

高桥惠子立刻站了起来，并欠了下腰，对教员施了一礼后才用英语答道：“应急演练是对乘务员的一种特殊的训练方法，它使乘务员在各种紧急情况下能正确、果断、迅速地组织旅客从海上或陆上紧急撤离飞机，以保证旅客和自身的安全。”

教员听完，很满意的点了点头：“请坐。”然后转身回到电子演示屏前。

教员面向八位学生宣布道：“高桥惠子同学的回答很好。这就是本节课的重点。从下周起，我们开始进行模拟舱的训练。今天这节课就讲到这里。谢谢同学们。”教员说完向同学们点了下头。

八名姑娘立起身来，向教员鞠躬行礼，齐声道：“谢谢老师！”

教员拿起教案，走出了教室。

张瑛走到众人面前，向高桥惠子伸出右手，用英语介绍自己说：“你好，惠子小姐，我叫张瑛，767航班的乘务员。从今天起，由我来负责你们的生活起居。有什么不明白或困难的地方，尽管来找我。”

高桥惠子等人一齐恭身致谢：“请多关照。”

没过多久，张瑛同这八名日本女学员已熟识起来，关系一天比一天融洽。大家有什么困难，都愿意找她帮忙。

渐渐的，她们都把张瑛当朋友看待。

张瑛只要有时间，就被日本女孩拉去作陪。不是去SOGO购物，就是参观游览名胜古迹。北京的人文景观很多，故宫、北海、颐和园、长城、十三陵……这些都令从岛国来的姑娘们羡慕不已。有张瑛的陪同，能听到她对这些富含深厚文化底蕴的地方进行讲解，更深入地了解古老文明的伟大，日本姑娘们当然是再高兴不过。虽然张瑛的日语并不熟练，多数只能用英语同她们交流，但也足以满足姑娘们的好奇之心了。

## 七

夜色深沉，忙碌了一整天的人们这时正在家中享受茶余饭后的放松。家家亮起了灯，能从各个没有拉上窗帘的窗口中，看到许多欢乐的景象。不是围着饭桌热热闹闹地吃饭，就是围着电视安安静静的欣赏节目。

有些时髦的年轻人，已不屑于自己动手，而是到饭馆安排自己的一日三餐。因此，这个城市的餐饮业很是兴盛，到了吃饭的点，顾客经常要排队等候用餐，所以饮食街比比皆是。

张宁手里夹着一根烟，此时，他却没什么食欲。

多日的写作使得他精神高度紧张，就是每到夜深人静，他躺在床上，黑暗中总有些画面浮现，刺激得他心潮澎湃，心情一直无法平静。他干脆也不做什么吃的，直接坐到电脑跟前，往里敲起了文字。他敲了一会儿，停下来，在纸烟腾起的烟雾中发起愣怔。

张宁的家不大，他和妹妹住在一起，是两室一厅的格局，一人一间卧室。最近张瑛住在公司宿舍里，有时不回来。

张宁的卧室窗户朝北，能看到远处繁华的街市和路上如水的车流。室内没什么值得夸耀的显富装备，只有一张床，靠窗摆着写字台，旁边是电脑桌，跟前放把软椅。靠墙放着两个书架，里面摆满了各式各样的书籍，大多数是文学书。

张宁不太收拾屋子，写作时忙起来已顾不上这些，床上的被褥也没叠，凌乱地堆在那儿，但书柜却整整齐齐，一本本书摆放得一丝不乱。

这时，张瑛风风火火地进了屋，用日语喊道：“我回来啦。”

身后紧跟着黎卫明，像任何一名称职的男朋友一样，怀里抱了大包小包的东西。

张宁听到妹妹的声音，只是从电脑上抬起头来，回身扫了她一眼，嘟囔了一句：“都是飞日本航线飞的，动不动就来句洋话。”

张瑛没有听到哥哥的牢骚，只是顺手从黎卫明的怀里拎过一包菜，进了厨房，边走边问：“哥，你吃过饭了吗？”

黎卫明小心翼翼地把一堆东西放到张宁的房间门口，张宁听到响动，转身看到黎卫明，站起身，向黎卫明问好。

黎卫明放好东西后，搓搓双手，脸上带着笑说：“张哥，这是我孝敬您的，一点儿小意思。”

张宁不明白非节非年的，为何要买这些东西？一时有丈二和尚摸不着头脑，站在那儿傻傻地看着他。

张瑛已经从厨房系着围裙出来了，看到哥哥那副呆样，笑道：“哥，我们看你一个人挺孤单的，所以今天我俩来陪陪你。你今天就什么也别写了，我们三个热闹热闹。”

张宁却不领情，摸出一支烟来点上，说：“有什么可热闹的，我现在正烦着呢。”

黎卫明自顾自地蹲在地上，从那一堆“孝敬”物中往外掏东西：一些烟酒茶糖、餐具饮具、还有不少玩具。看来这小子真是滑头，大多是“孝敬”他女朋友的，却让她哥哥占个名，听个耳顺。

张宁看着黎卫明忙碌的样子，又转头去看看张瑛，问道：“我说，你俩今天这是怎么了？平白无故的买这么多东西干什么？”

黎卫明解释道：“张哥，我听张瑛说你一个人太孤单了。叔叔阿姨也不在你俩身边，又没人照顾你，我俩今天来就是想跟你谈一个问题。”说完一笑，扭头去看张瑛，手里还拿着一个毛茸茸的玩具狗。

张瑛把围裙解下来，向黎卫明一塞，说道：“去，洗菜去。”

黎卫明立刻起身，向张瑛敬个军礼，嬉皮笑脸地说：“得令！”抱着玩具狗找放的地方。张瑛走上前来，拿过黎卫明的玩具，抱在怀里，头向前仰仰，用手把他往厨房门口一推：“快去！”

黎卫明对张瑛说一声：“遵命！”就系上围裙，进了厨房。

张宁看着黎卫明消失在厨房门口的背影，又露出刚见面时奇怪的表情。

张瑛看着哥哥，举起玩具狗的前爪，在他眼前晃了晃，问道：“看什么呢？那么出神？”

张宁扭头看了一眼妹妹：“我怎么觉得他像个日本人。”

张瑛看着哥哥一本正经的样子，哈哈笑了起来。她把玩具狗放到客厅沙发上，对哥哥的话不以为然：“我说你这次从日本回来变得怪怪的，怎么看谁都像日本人？他要真是日本人，那我干脆嫁给日本人算了。”

张宁也玩笑道：“现在卖不成国了，你想卖自己吗？”

黎卫明不知发生了什么事儿，从厨房门口探出头问张瑛：“你们在说什么呢？”

张瑛觉得很好笑，敷衍了一句：“干你的活儿，没什么事儿。”